

·短篇小说两篇·

水——妖

石 定

我爱黑眼珠

(台湾) 七等生

青崖坪突然发生了一个女孩子失踪的事情。人们都在问，都在想：她为什么要跑？她跑到哪里去了？她是不是被妖怪迷住了？

*

《我爱黑眼珠》是七等生的代表作。它一发表，就引起强烈的争论。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短篇小说两篇·

水 妖

石 定

我爱黑眼珠

(台湾) 七等生

青崖坪突然发生了一个女孩子失踪的事情。人们都在问，都在想：她为什么要跑？她跑到哪里去了？她是不是被妖怪迷住了？

*

《我爱黑眼珠》是七等生的代表作。它一发表，就引起强烈的争论。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春儿两天两夜没有回家，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

在青崖坪这条小小的街子上，在刚刚收完包谷，正可以借了悠长的白昼歇过一口气来，准备好好割一季稻子的这一片山间秋日的宁静中，突然发生一个女孩子失踪的事情，是要叫乡亲们非常惊吓的。岂止是惊吓呢！简直就象破“四旧”那年，一些年轻人去后面垭口拆了那座山王庙，而崖上竟滚下来一块大石头，打死了生产队的一条水牯，罗么公便叫喊着要大家赶快杀一只羊子去敬山王菩萨，说是不然神灵震怒，推山垮崖，一街的人都完了，于是就哄乱起来；又象刚把田土分下来做的时候，听说区里有人叫收回去，就连觉也睡不安稳，一时间想起过去的许多曲折，纷扰得不仅仅是哪一家人的事情……

不用说，青崖坪这地方是太偏僻，太闭塞了。虽然有一条小街，有三十多户人家，却因落在深山崖谷里，且无商店货摊，所以从来不兴赶场，买煤油称盐巴也得翻过垭口，到公社所在地的小马庄去。公路也只通到那里，要在后面崖上才能隐约听见汽车的声音。而太阳月亮刚升起来的时候，那匹崖的巨大的阴影就落到街上人家灰黑的屋脊上，落到狭窄如一条小巷子的街面上，并且笼罩了崖下清浅的木莲溪和寂静的田湾。连那早晨屋顶上的炊烟，连那犁田人的歌，砍柴人的歌，以及夜里朦胧的灯火，也给人一种遥远的、古老而幽深的感觉。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既已如此平安，是再也经不起纷乱人事惊扰的了。

本来呢，那天下午，有人看见罗五叔从自家包产的稻田里回来，气冲冲黑着脸，一进屋就骂春儿跟人学野了，不知女孩子的羞耻，还打了她一扁担，于是便听见春儿哭。可是后来见

她在屋后面菜园子坎下的溪边淘猪草，平平静静的，也不象有什么不好的打算。直到太阳落崖，放牛娃都吆着牛回家来吃晚饭，雀鸟飞回山林，暮色落在街子上，五婶慌慌张张从这一家出来，又走进那一家去，问看见春儿没有，才让人猜想恐怕还是出了什么事情。但谁也不便追问。因为五叔的脾气，大家都是晓得的，他这个生产队长，顺心的时候什么话都好说，若是不顺心，就象一条牯牛，发起火来认不得你是弟兄叔侄；而近几天，听说有人去公社杜书记那里告他的状，告他不为大家办事，他正找不到人出气。五婶呢，人倒贤惠，可是向来太小心，不喜欢把家里的事告诉别人，那么你就不要过问了。只是到了半夜，看见五叔家还亮着灯，你不能不想到两个老人是如何地着急和愠气；而到第二天早上，果然没有看见春儿，大家就知道事情确实不好，并且深深地为之担心了。

是的，春儿是个很乖的女孩子，又温顺又勤快，而且心肠极好。有一次去崖上砍柴，看见有人在树林里安了网，放猎狗追一只小黄鹿，就急得差点哭起来，拦住那人问：“你怎么的，它惹你了？它咬你了？它吃它的草，它在林子里玩耍，你怎么要捉它？你这人有没有良心？”那人就唤住狗，笑笑说：“春儿你是观音，恶人见了你也不敢生气。”然后收起空网下崖去了；而春儿就喊他：“打山匠，打山匠，我摘枝花来送你！”……这孩子是很逗人喜欢的。往常大清早，她就起来开了堂屋门，拿了木梳坐在屋檐下梳头，梳她那乌云似的长发，一边朝街口那面的田弯张望，朝曙色迷蒙的崖谷张望，目光静静的，怯怯的，好象老是在想着一个叫她放不下心的梦。而后似乎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立刻就应该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忙着要去做很多事情，急切地朝着静悄悄的街子上喊她的伙伴：“秋英，秋英，你睡死了？快起来，起来做活路！”接着把梳

好的辫子盘在头上，进屋去系上一匹蓝布小围腰，挑了水桶穿过街子，到崖脚溪边的井台去打水。她把水挑回来的时候，脸子红扑扑的，眼睛黑黑有光，脚步轻轻快快；而水面就有一点作为装饰的东西，或是一枝新鲜的野花，或是几片绿玉似的树叶，或是一株奇异的小草，是她自己从崖边水边采来的，作这一个美丽清晨的纪念。那花草绿叶，因为她喜欢，也就全象她人那样纯洁可爱，不能用别的什么来比了。你猜不到她在想些什么，也说不准她是从哪一个时候起就每天必先做完这一件事，然后才愉快地去做别的活路：或踏着露水到坡上去给牛割草，或于晨曦中赤着脚挑粪下田去泼秧子，或在曝太阳下去崖上背柴，在地坝里用连枷打毛豆，在屋檐下拿小挖刀剥捂烂的黑色桐果；和父母乡亲一起在田地上播种，耕耘，收割，接受风日雨雪的磨练，同时接受生活分配给她的一份责任，和一份年轻人的梦。人若问她：“春儿，春儿，你早早的起来，是不是听见有人喊你？”她想一下，然后就似乎真把什么事情隐隐约约想起来，笑一笑，脸有些红，抬起黑黑的大眼睛说：“你怎么知道的？可不是你说的人在喊我……”那么是什么在喊呢？也许她想说，是花在喊她，是树在喊她，是一片绿色的草叶在喊她；还有月亮和星星，太阳和云彩，以及山林、河谷、溪流、田地，一滴闪亮的露水，一声布谷鸟的啼鸣，都去到她的梦里，打动她小小的心，把她惊醒过来……但或许这一切都不是她要说的，因为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见，而只是自己在编织一个美好的梦，且为这个梦多了一份心思，多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常有的那一种天真热情，抑或还有无端的愁烦……

而现在她失踪了。

天气依然晴得好。日头爬上崖顶，淡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山谷和溪流。田湾里浮着薄薄雾气，浮着快要黄熟的稻谷的清香

气。街子上是宁静的，各人做各人的事，或推磨，或喂猪，或找地方铺了晒席，把剥了壳的新包谷背去晒，把隔年陈谷子背去晒……然而各自心里都很不安。五婶终于请人到各处亲戚家去找过春儿；大家也帮着找，几乎每一座山林，每一道崖谷，每一条溪涧，凡是春儿可能去的地方，甚至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仍旧不见她的下落。五婶又哭又骂，要五叔赔她的女儿，说如果春儿有个三长两短，就要拿老命和他拚了。五叔呢，这一回的情形实在有些狼狈，开头还做出很凶的样子，瞪着牛眼睛说：“她敢乱跑，老子就打断她的脚杆！”而后便把责任推到五婶身上，说对姑娘的管教，本应该是当娘的事情。还青筋暴跳地乱骂：“吃饱了哇，胀坏了哇，一天三个两个的裹起，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还要告状！哼，‘文化大革命，老子都不怕，还怕你告？我看你几爷妈要上天！……’”也不知骂的是谁，那么就各自站开一点。但结果是他自家连门也不出了，好象一街的人都同他作对，好象春儿的失踪是一件很叫他丢脸的事情。可是到了下午，有人看见他从后门出来，独自沿溪走到崖谷里去，然后倒回来，坐在小石桥旁边那座破碾房下面呆呆地望着溪面出神，而后就挽起裤子走下水去。那人问道：

“五叔，五叔，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在找春儿？”他连忙爬上岸来，吼叫说：“我不找，我也不要你管，我叫鬼把她牵上去！”

这个话他后来又说了一次，但是被罗么公顶回去了。

罗么公是拄着他那根铜斗斗的大烟杆，专程到街上来过问这件事的。他是这一方人的老辈子，住在后面湾里，隔溪便可望见他家那一座竹树荫蔽的小小院落。早先他教过私塾，当过风水先生，也种田，也会草医，如今儿孙满堂，生活富裕，就在家过安闲日子，把些藏了多年的霉陈烂古的《弟子规》《女儿经》翻出来教训后人，是极讲规矩的。他慢慢地过了小桥，踏

着窄窄的石板路走上街来，苍老得象一棵皱皮枯瘦的老山参，而神色异常地严肃。在五叔家撩起青布长衫落座之后，简单问了几句，似乎就完全明白了，捋着白胡子说：“老五，找呢，还是应该找，横顺是自己家里的人。我想她总会回来……实在说，我早就晓得恐怕要出一点事。上个月十六的晚上，月亮很好。我从碾房路过，远远就看见老祖们说过的那个东西，开始象一朵莲花浮在水面上，后来变成一个女子，白衣白裙……我当然不怕，活到七十几岁，什么善恶因果都见过了。可是年轻人呢，一个个的心都是花的，你就拿不稳。不过要说事情一定该出在春儿身上，也不见得，因为并不是她自己本来就不好。譬如说火生那个鬼崽崽，先就不是个正经东西！”……

这似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木莲溪碾房那边是不是有妖怪，春儿是不是被妖怪迷住了，暂且不去管它，而火生的责任，是非追究不可的。因为那天五叔在稻田里放水，正是听秋英家二嫂说，火生悄悄对她讲过，他看见有一个人晚上在碾房下面抹汗，月光下现出白生生的身子，白生生的一对小奶子，料不到竟是春儿；于是五叔气得发昏，跑回家去打了春儿一扁担。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居然跑到河沟去洗澡，把身子让一个男子看见，这怎么得了。这不是被鬼牵了么！……当然，谁也不相信那是春儿，春儿是不会做那种事的，春儿是规规矩矩的姑娘，天一黑就呆在屋里，从来不乱跑，从来不在人多的场合嬉笑撒野。那么就一定是火生造谣！

在青崖坪，火生是个出了名的晃晃客，罗么公骂他“有娘养无娘教”，是最无出息的。父母死得早，他跟着哥嫂长大，也读过几年书，也学过木匠篾匠，但都没有成器。过去集体做活路，要数他最扯皮撞拐，好象满肚子的怨气出不完。包产到户的头两年还比较老实，后来就又不安守本分了。季节上的活

路一完，就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鬼混。他哥不阻拦他，你也就管他不着，是匹无笼头的野马。据他自己讲呢，是在城里搭班子当灰工。但有人说他是和一些人跑生意，重庆广州都去过，还说他赌钱，一轮庄讲几百块的输赢，不然哪来那么多的票子？而小马庄有人来请他去修过拖拉机，公社杜书记也喊他叫“师傅”，也是大家知道的，你就猜不透他在外面究竟做些什么了。他回来时，穿一件皮夹克，挎一只大提包，提一台收录机，笑嘻嘻地一路招呼着人从街子上走过，满街都听见那洋机器“嘟嘟嘟、嘟嘟嘟”，逗得娃娃家跟着跑。还拿些电影演员的彩照啦，大城市的风景片啦，珍珠霜啦，巧克力啦，送给小伙子们，送给姑娘们。且说出许多新鲜的事情，田间地头，堂屋院坝，听他把壳子吹得天花乱坠，让你去想象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是这个地方所不能比的；这地方是太狭窄，太单调，太寂寞了。那些山，那些崖，那些沟谷田土，仿佛一万年就是那个样子，不曾有一点改变。但这是不能说的，老辈子们不喜欢你这样说。只有火生不怕，天一句地一句的，一会儿说想买一部电影机来放电影，那么就用不着再跑到小马庄去看；一会儿又说想买一辆拖拉机来耕田犁土，闲时便把山果药材拉到城里去卖，把大家拉去逛柏油马路。他甚至对春儿说：“春儿，你爹是老牛筋，你公公是山耗子，全不是办大事的角色。如果选我当支书队长，我就先带领大家修一条公路，再修一个小电站，还要办一间文化室，让大家做完活路就来唱歌跳舞看电影……”这当然是不错的，年轻人不正希望这样么？可是谁选他呢，他火生连团员也不是……而且青崖坪的事情，是要老辈子们说了才算的！就连春儿，听了他的话，也只是皱着眉，忧郁地笑一笑，并不和他搭言。有一天晚上，火生竟跑到她家去了，说：“五叔，你

听我说一句内心话……”五叔就骂起来：“我不听，我警告你，要坏你自家坏，不要一匹骡子裹坏一垮马！你想当队长，等老子死了再来；你嫌青崖坪落后，你就搬到外国去。滚！”若不是春儿拦住，五叔那一扁担就打在火生头上了。

也许春儿是暗暗地赞同火生的那些话的，或者并不认为他就只是坏，但火生现在竟说看见她在碾房洗澡，这难道还不坏么！

可是罗么公叫人去把火生喊来——他正在家里帮他哥破竹子编晒席，——当着众人盘问他的时候，尽管有二嫂在一旁作证，他却冷笑着抱起胳膊靠在门框上，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讲过那些话。急得二嫂赌咒发誓，且没骂着要和他拚命，因为若是他没有说，就一定是她纵祸。这是不好决断的，连罗么公也为难，虽然心里恨火生，却拿他无法，只说：“赖是赖不了的。火生，你要明白，我一再说你要规矩点，不要胡思乱想，要知道现在讲安定团结，地方上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来管！”火生抢了他一眼，依旧倚着门框，笑了笑说：“是的，我想么公是不放心的，恐怕真要守着这个地方活一百岁！”这叫大家都骇然了，仿佛空气都凝固了，而罗么公就气得眼睛发绿，颤抖着把大烟杆朝他打去，骂道：“畜生，老子死了也轮不到你！”……

但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到底是谁说春儿去磨房洗过澡呢？谁看见了呢？既然人不见了，就得问一个水落石出，或许由此还可以找到春儿的行踪，要不这件事怎么了结？五婶是已经气得倒床了，早饭是秋英去煮的，却只吃了一小碗就抱着秋英哭，骂五叔要挨刀砍脑壳。而五叔一声声叹气，末了说：

“个人的姑娘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你知道有人去杜书记那里告我的状，说我保守，说我不为大家办事。我怎么不为大家办事？全公社的包产到户，难道不是我带头搞起来的？能够

象现在这样过日子就不容易了，还要怎样呢？吃不饱要找我，吃饱了富裕了还要找我；连自家的姑娘也不安分，做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情，我这个队长怎么当啊！”五婶也只有叹息了。秋英呢，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就去喂猪，剥包谷，到春儿的房间去坐着发痴，从放在枕头边的一本《中国青年》里取出一片绿叶，凝视着，抬头看窗外青山翠崖默默无语，不由得吸泣起来……

幸而后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

太阳已经泥没，西边崖顶上有晚霞燃烧，崖下的溪流和树林、稻田、以及一半边街子，都浴在一片红光里。黄昏依旧美丽、温柔而宁静，薄薄的暮霭开始从附近崖谷里升起来，远山野火起处有白烟如云；而街子上，则有谁家舂米的声音，有晚归的牛群摆动铃铛的声音，仿佛是要为这美丽黄昏增加一份梦，或者是一份忧愁……火生被罗么公一烟杆从五叔家打出来之后，回家去困了一阵瞌睡，起来去井台挑水煮晚饭，正碰上二嫂和秋英她们一伙女孩子在溪边洗衣服。二嫂一见他就跳起来：“贼娃子，你跟老娘说清楚！”接着骂出许多难听的话。火生先是嘻嘻地笑，个自取了桶打水，并不申辩，而后见她越骂越凶，便发了脾气，跳着脚叫道：“看了又怎样？讲了又怎样？罗么公说碾房有妖怪，我就去看妖怪……”秋英她们一听，全都气昏了，一边朝他吐口水一边叫骂：“不要脸，不要脸，哪个叫你看？”且提着捶衣棒跳上井台，一个个捋衣抹袖，挑眉瞪眼，气势汹汹地要打他。

火生见躲不过，便索性抱着脑袋蹲在旁边屋檐下，求告说：“莫打莫打，就算我怕你们，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是造谣，我看见的是妖怪！”然后一闪身逃出人围，远远地敞开衣襟，露出胸膛嚷叫道，“这个鬼地方才焦死人罗！人家大城市

的女子白天也下河洗澡，男的女的一起洗，大家都可以看，也没说看了就犯法！秋英妹子，你们怎么也这样糊涂，莫非也不晓得春儿为什么要跑么？我说她才是聪明人，再不愿拿给老爷子管死了！”

火生这么一说，秋英就哭了起来，而大家也都愕然了，她二嫂忙劝她：“妹，妹，你哭什么？你别听他的。这不关你的事。”可是她还是哭，且哭得很伤心，好象是受了许多委屈，或者是把什么伤心的事想起来，一头跑回自家屋里去了。而几个年轻小伙子，则把火生叫到溪边碾房里，说要盘问他。他们到天黑才回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各自闷沉沉的。

这个夜晚也实在沉闷。开始还晴朗，月明星稀，崖影重重，街子上流动着月光。后来起了黑云，起了风，月亮被遮没了，天边有隐隐的雷声传来，却又不见雨。秋英哭了好一阵，吃过晚饭后见有几个妹子来看她，便忍不住说出一些关于春儿的事情来。

据秋英说，春儿近来好象有什么心事，问她呢又不讲，只是会突然地叹气。有一次竟说：“我爹一有事就喊我，‘春儿，春儿，你去做这样，你去做那样’。我心里说，我不是春儿，春儿是条小牛崽，是只小猫。我不是小牛崽，也不是小猫，我是人。除了做活路，除了吃饭睡觉，我还要做别的事情。”别的什么事情？她似乎也不很明白，只说：“我想总不该就象现在这样过一辈子。”十八那天，太阳很大，下午从崖上背柴回来，春儿说：“秋英，我们今晚去磨房洗澡，你敢不敢？你怕不怕妖怪？”秋英吓了一跳，说：“我不怕妖怪，我怕人看见。”春儿说：“那个地方清静，水也清亮，么公说有妖怪，谁晚上敢去呢？是会有人看见的。今晚月亮好，我们等人睡了才去。不洗澡，身上汗腻腻的怪不干净。把人都脏死了！”

于是两人就拿了衣服、毛巾和肥皂，悄悄地背着人跑了去。趁云遮住月亮，春儿在溪边崖脚的小树林里脱去外面衣服，穿着汗衫和短裤跑下水。但因水太凉，且周围景象幽静得有些怕人，便只洗了不多一会，又借着一朵云彩爬上岸，在碾房换衣服，还擦了一些花露香水，说是火生给她的，在家里也不敢擦，叫千万别讲出去。秋英呢，总是不好意思，心里又害怕，只把裤子挽到膝盖上，站在水浅的地方，拿毛巾打湿水从衣服下面伸进去抹身子，然后也擦了一点花露水，觉得很好闻。回来的时候，春儿才说上个月十六的晚上，她也去碾房那儿洗过，是杜书记家娟娟拉她去的，那时她也不敢下水，只在溪边洗脸洗脚。后来她们又偷偷去过两次，娟娟就把她扯下水去了。娟娟还借了一些画报书刊给她看，而且说：“春儿，你读过书，又是共青团员，你不应该只是这样生活。”还说了很多话。春儿没有回答，心里酸酸的，想哭一场。那以后，每到夜里她就躲在自己屋里看那些书，就时时地不安，或是听着屋后风吹竹叶、雨打山崖，或是从窗口望着残月疏星，望着夜的远方，心也想得远远的，想着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的日子，想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前几天，她对秋英说，听娟娟说县里要办一间农业技术学校，她想去报考，可是她爹不同意，她真想什么也不顾了。那么这一次她是不是就跑到县里去，或者跑到小马庄去找娟娟想办法，也说不一定。

秋英说到这里，本来已经够了，可是她好象很生气，竟又说出下面的话：“还不晓得那老爷子十六的晚上，是不是也偷看过哩！……”这就把二嫂吓慌了，连忙捂住她的嘴说：“天，这是你说得的么！”

但终于是传开了。女人们是藏不住话的，不多工夫，在这一个夜晚，街子上就有好多人知道春儿的失踪不仅与火生有关系，

与五叔有关系，而且牵连到杜书记家娟娟和罗么公。

是的，譬如说吧，你不能说罗么公就不应该负一点负任。春儿在公社初中毕业后，本来已经考上县城高中的，以她的聪明，说不定将来还能考上大学。可是因为罗么公对五叔说姑娘家生来是外头人，书读多了不好管教，而且做媒撮合，把春儿许给了大队支书家开拖拉机的四娃子，那边来了庚书，又来了聘礼，事情很快定下来，五叔就不让春儿去读书了。也许因为这样，春儿心里便有了一点怨恨，只为着父母年老而忍受下来；但现在人长大了，心也长大了，想到自己被耽误了的前途，就暗暗和他爹赌气，和罗么公赌气，偏要做出一种事情来吓坏他们，气坏他们，于是就去洗澡，就跑得无踪无影。而罗么公还说是妖怪！

当然，杜书记家娟娟，也让人不能忘记。那女孩子和春儿是初中时的同学，两人好得象一对亲姊妹。那时杜书记还没有解放出来，还在青崖坪劳动改造，就住在春儿家，他女人则在小马庄商店当营业员。娟娟星期六来看父亲，就和春儿一起上山去捡柴割草，也是一个很规矩的姑娘。后来杜书记官复原职，娟娟也考上师范学校，到城里读书去了。想不到去了三年，这一次竟还是分回公社来。上月来春儿家玩，虽也帮着收包谷打豆子，样子却大不似从前。头发烫过了，波浪似的；雪白的短袖衫，雪白的尼龙丝袜，雪白的中跟凉鞋，银灰色涤纶筒裤统住鞋跟；胸脯挺得高高的，明眸皓齿，在大众面前唱歌说笑，全无一点拘束。这也罢了。而一个到乡下来当老师的年轻女孩子，居然下河洗澡，虽是晚上，但那是脱了衣服的呀，就叫人吃惊得了不得。而且把春儿也拉了去，还对她说那样一些话，让她生出许多幻想，甚至敢独自跑得不知去向，这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可是既然她是杜书记的女儿，你能够把她怎么办？

那么就还是要拿火生是问。大队支书，春儿未来的公公，已经从王家湾赶来，在五叔家和罗么公商量一阵，很气愤地说如果春儿出了差错，就要把火生捆到公社去报案。且不说他一贯胡说浪荡，是害群之马，单是偷看人家一个年轻姑娘洗澡这一点，就证明他很坏，而且看出祸事来了。支书是不说空话的，立马就把民兵叫来了。

可是不知是谁给火生放了信。火生先是冷笑，说罗么公也看了的，要坐班房大家去，又说若是把他关起来，他有的是朋友替他打官司。但结果还是匆匆忙忙带了几件衣服，连夜从小路跑了。临走时说，在这地方过一辈子太没意思，他这一去说不定不回来了，说不定还要回来。而如果回来，就要叫老爷们吓一大跳。这是很笑人的，谁也弄不清他想要干什么。罗么公一听，皱着眉头对支书和五叔说：“这不好，先走了一个，又跑了一个，恐怕是约了的。我早说了，那鬼崽是个祸害，不早点收拾，就会裹坏好人。你两亲家，一个是支书，一个是队长，为地方上的平安，也为你们自家的平安，该立刻拿个主意。”但支书和五叔都没有回答，只把叶子烟咂得满屋都是烟子……

风停息了，黑云却布满天空，压在崖头上。也许别的地方已经下过雨，但这儿仍旧闷热，大约要半夜才会下凉。街子上弥漫着用艾蒿熏蚊虫的烟雾和香气，乘凉的人都坐在屋檐下的小凳子上，悄悄地交谈。灯油尽了，添一些进去，便又有昏黄的光照在街面上。偶有几声狗叫，也显得幽远寂寞……春儿没有回来，乡亲们都睡不下，好象欠着什么，好象等待着什么，其间便有各种猜测：被野兽咬了啦，跟人跑了啦，被坏人拐骗到远方去卖了啦，等等。然而只是猜想罢了，其实也不必太担心，春儿跑掉虽说有些傻气，但她不是糊涂人。既然秋英是知

道春儿的事情的，那么也许她就是跑进城去了，或者到那个跟青崖坪大不相同的小马庄去了。

支书和五叔已经把秋英叫去问过，好象都稍稍轻松了一点，或许是心里更沉重了一点，也不和罗么公多说，就到屋后瓜棚下去商量了一阵，然后派一个民兵到小马庄去了。

月亮露出云围时，正在崖顶上，又照见街上人家的屋脊，照见崖脚溪水和田湾。稻叶上已经起了露水，而沉甸甸的谷穗勾耷着，看去是全然黄熟了，叫人想到明天一早就应该开始收割，让崖谷中都响起砰砰的打谷声……可是春儿还没有回来。而明天，是不是会看见她呢？是不是能够看见她象往常那样大清早就起来坐在屋檐下梳头，看见她去井台挑水，去溪边崖脚采摘那些美丽的花草绿叶？是不是还能够问问她：“春儿，春儿，你为什么要跑？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还走不走？”

但是也许她不回来了，也许要过好久才回来，而回来时，说不定也如火生说的要吓你一跳，或许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春儿。不消说，就连火生那鬼崽崽，日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也是码他不准的……后来，乡亲们就注意到，夜深的时候，有一支火把从五叔家后门出来，颤颤地沿溪往小桥那边去了。那是罗么公，分明是一个人回家去的，也许五叔和支书因了什么缘故没有送他，要不就是他自己心头不愉快，不愿意他们送他，于是就那样独自佝偻着身子，悄悄地、慢慢地去了。而过了小桥，就连火把也不知怎么熄灭下去……

也许春儿今晚就会回来。

1983年12月

（原载《人民文学》84年第5期）

我爱黑眼珠

〔台湾〕 七等生

李龙第不告诉他的伯母，手臂挂着一件女用的绿色雨衣，撑着一支黑色雨伞出门，静静地走出眷属区。他站在大马路旁的一座公路汽车的候车亭等候汽车准备到城里去。这个时候是一天中的黄昏，但冬季里的雨天尤其看不到黄昏光灿的色泽，只感觉四周围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黑暗下去。他约有三十以上的年岁，猜不准他属于何种职业的男人，却可以由他那种随时采着思考的姿态所给人的印象断定他绝对不是很乐观的人。眷属区居住的人看见他的时候，他都在散步，人们都到城市去工作，为什么他单独闲散在这里呢？他从来没有因为相遇而和人点头寒暄。有时他的身旁会有一位漂亮的小女人和他在一起，但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夫妇或兄妹。唯一的真实是他寄居在这个眷属区里的一间房子里，和五年前失去丈夫的寡妇邱氏住在一起，李龙第看到汽车仿佛一只冲断无数密布的白亮钢条的怪兽急驶过来，轮声响彻着，人们在汽车厢里叹喟着这场不停的雨。李龙第沉默地缩着肩胛，眼睛的视线投出窗外，雨水劈拍地敲打玻璃窗象打着他那张贴近玻璃窗沉思的脸孔。李龙第想着晴子黑色的眼睛，便由内心里的一种感激勾起一阵绞心的哀愁，隔着一层模糊的玻璃望出窗外的他，仿佛看到晴子站在特产店橱窗后面，她的眼睛不断地抬起来瞥望壁上挂钟的指针，心里迫切地祈望回家吃晚饭的老板能准时地转回来接她的班，然后离开那里。他这样闷闷地想着她，想着她在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中勇敢地负起维持活命的责任的事。汽车虽然象横扫万军一般地直冲前进，他的心还是处在相见是否就会快乐的疑问的境地。